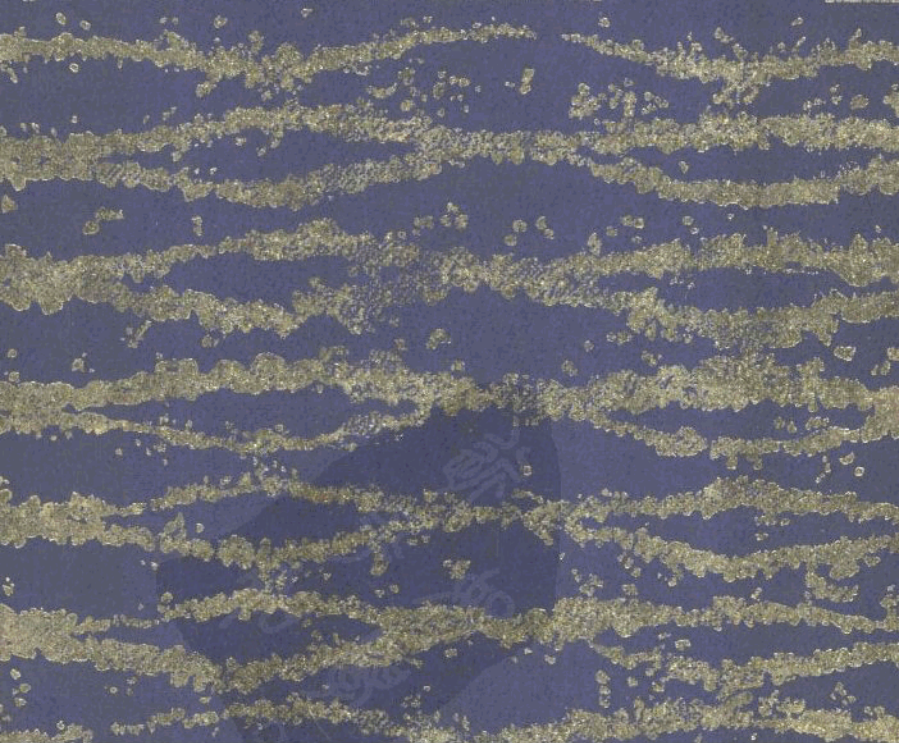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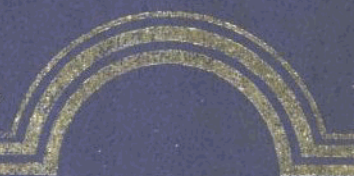


現代哲學趣談

郎昆如 著

西洋哲學 / 滄海叢刊 /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滄海叢刊已刊行書目（一）

書名	作者	類別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一)(四) (二)(五) (三)(六)	錢 穆	國 學
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	錢 穆	國 學
中西兩百位哲學家	鄒 昆 如 黎 建 球	哲 學
比較哲學與文化	吳 森	哲 學
哲 學 淺 論	張 康 譯	哲 學
哲學十大問題	鄒 昆 如	哲 學
孔 學 漫 談	余 家 菊	中 國 哲 學
中庸誠的哲學	吳 怡	中 國 哲 學
哲學演講錄	吳 怡	中 國 哲 學
墨家的哲學方法	鍾 友 聯	中 國 哲 學
韓 非 子 哲 學	王 邦 雄	中 國 哲 學
墨 家 哲 學	蔡 仁 厚	中 國 哲 學
希臘哲學趣談	鄒 昆 如	西 洋 哲 學
中世哲學趣談	鄒 昆 如	西 洋 哲 學
近代哲學趣談	鄒 昆 如	西 洋 哲 學
現代哲學趣談	鄒 昆 如	西 洋 哲 學
佛 學 研 究	周 中 一	佛 學
佛 學 論 著	周 中 一	佛 學
禪 話	周 中 一	佛 學

滄海叢刊已刊行書目 (二)

書名	作者	類別
不疑不懼	王洪鈞	教育
文化與教育	錢穆	教育
教育叢談	上官業佑	教育
印度文化十八篇	糜文開	社會
清代科舉	劉兆璜	社會
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	錢穆	社會
國家論	薩孟武譯	社會
紅樓夢與中國舊家庭	薩孟武	社會
財經文存	王作榮	經濟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錢穆	政治
黃帝	錢穆	歷史
歷史與人物	吳相湘	歷史
中國歷史精神	錢穆	史學
中國文字學	潘重規	語言
中國聲韻學	潘重規 陳紹棠	語言
文學與音律	謝雲飛	語言
還鄉夢的幻滅	賴景瑚	文學
葫蘆·再見	鄭明姍	文學
大地之歌	大地詩社	文學
青春	葉蟬貞	文學

滄海叢刊已刊行書目（三）

書 名	作 者	類 別
比較文學的墾拓在臺灣	古陳添洪 陳慧樺	文 學
從比較神話到文學	古陳添洪 陳慧樺	文 學
牧場的情思	張媛媛	文 學
萍踪憶語	賴景瑚	文 學
讀書與生活	琦 君	文 學
中西文學關係研究	王潤華	文 學
文開隨筆	糜文開	文 學
知識之劍	陳鼎環	文 學
野草詞	韋瀚章	文 學
現代散文欣賞	鄭明炯	文 學
藍天白雲集	梁容若	文 學
寫作是藝術	張秀亞	文 學
陶淵明評論	李辰冬	中國文學
文學新論	李辰冬	中國文學
離騷九歌九章淺釋	繆天華	中國文學
累廬聲氣集	姜超嶽	中國文學
茗華詞與人間詞話述評	王宗樂	中國文學
杜甫作品繫年	李辰冬	中國文學
元曲六大家	應裕康 王裕忠 林忠	中國文學
林下生涯	姜超嶽	中國文學

滄海叢刊已刊行書目（四）

書名	作者	類別
詩經研讀指導	裴普賢	中國文學
莊子及其文學	黃錦絃	中國文學
清真詞研究	王支洪	中國文學
浮士德研究	李辰冬譯	西洋文學
蘇忍尼辛選集	劉安雲譯	西洋文學
文學欣賞的靈魂	劉述先	西洋文學
音樂人生	黃友棣	音樂
音樂與我	趙琴	音樂
爐邊閒話	李抱忱	音樂
琴臺碎語	黃友棣	音樂
音樂隨筆	趙琴	音樂
樂林華露	黃友棣	音樂
水彩技巧與創作	劉其偉	美術
繪畫隨筆	陳景容	美術
都市計劃概論	王紀銓	建築
建築設計方法	陳政雄	建築
建築基本畫	陳榮美 楊麗黛	建築
現代工藝概論	張長傑	雕刻
戲劇藝術之發展及其原理	趙如琳	戲劇
戲劇編寫法	方寸	戲劇

現代哲學趣談 目錄

緒言.....一

第一部份 十九世紀哲學

第一章 客觀與主觀的對立.....三一

○第一節 唯實論與客觀主義.....三二

第二節 主觀主義.....三八

第二章 宗教與反宗教的對立.....四七

第一節 祁克果的宗教觀.....四九

第二節 尼采的反宗教.....六〇

第三章 自然主義與人文主義的對立.....六九

第一節 德國唯物論.....七二

第二節 法國實證論·····	八三
第三節 英國功利論·····	八九
第四節 美國實用主義·····	九四
第五節 新康德學派·····	一〇一
第六節 歸納形上學·····	一〇三
第七節 新士林哲學·····	一一一

第二部份 二十世紀哲學

第一章 生命哲學·····	一二〇
第一節 形而上的生命哲學·····	一二二
第二節 精神科學的生命哲學·····	一三八
第三節 自然主義的生命哲學·····	一四三
第二章 意識哲學·····	一四七
第一節 胡塞爾的現象學·····	一五一
第二節 謝勒的價值哲學·····	一六六
第三章 精神哲學·····	一七四

第一節	形而上的思考·····	一七六
第二節	具體存在的體驗——存在主義·····	一九五
第四章	科學哲學的嘗試·····	二二四
第一節	封閉的科學哲學系統——邏輯實證論·····	二二六
第二節	開放的科學哲學系統——德日進·····	二三二
結語·····	·····	二三七

緒

言

西洋現代哲學起自一八三一年，即德國觀念論者最後一位學者——黑格爾逝世的那一年開始，直到今天。

西洋現代哲學在這一百多年的發展中，有好有壞，有可喜的現象，也有可悲的命運；因為就在這一百多年中，自然科學有了驚人且長足的進步，工業發展到了顛頂，人類的物質文明也到達了高峯；但是在另一方面，人類的精神生活似乎總是趕不上物質的文明，甚至人類的理性用來造福社會的力量所付出的關心，很可能遠不如用來危害人類和世界的事實。

固然黑格爾死了以後，德國的文化部（相當於我們的教育部）明令各學校必須以黑格爾的學說為必修課，而引起許多學者的反對，並且因此種下了禍根；如此懂得黑格爾哲學的人教授黑格爾哲學，不懂得黑格爾哲學的人也教授黑格爾哲學，喜歡黑格爾的人講黑格爾的思想，不喜歡黑

格爾的人也講黑格爾的思想，這樣把黑格爾的哲學思想講得亂七八糟，一般的士大夫階級對於他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反感，因此也就開始不喜歡黑格爾的唯心論，而嚮往哲學的另一派系，即唯物論。

唯心論的沒落直接影響唯物論的產生，而唯物論的產生，在西洋哲學，尤其是在西洋的文化發展中，有它的必然性。我們在「近代哲學趣談」中提過，西洋的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給西洋所帶來的，固然發展了人文主義的高峯；因為當時的學者具有濃厚的民族意識，他們不再贊成羅馬的中央集權，同時也不贊成接受東方希伯來傳進來的文化體系，希望回到希臘的人本思想中。可是在另一方面，關於人生哲學方面，我們千萬不可忘記！西洋的白種人從希臘的海島文化誕生開始，就一直是屬於競爭的文化；這種競爭的思想，以時空為中心的奧林匹克做資範，而奧林匹克所產生的文化是屬於競爭的，直接影響到白種人的人生觀。

在日常生活方面，使得他們有蓄奴制度，奴隸制度最主要的思想是把他人不當成人看待，在羣體生活中，他們實行殖民政策，是一個民族奴役別的整個民族；這種相反人性、違反人道的傳統，曾經有希伯來的宗教思想壓抑了二千多年，可是當西方從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中自覺以後，竟然拋卻了耶穌基督所帶來的「仁愛」思想，而又開始殖民和蓄奴。

西洋從唯物論開始以後，從進化論的假設開始以後，白種人又開始在我們這個世界上奴役與殖民，奴隸制度莫過於白種人在美洲販賣黑人為生，殖民主義莫過於白種人侵凌黃種人的地盤和

黑種人的地盤爲甚；我們中國就曾經遭受過瓜分之禍，雖然沒有成功，但是卻清清楚楚地指出西洋十九世紀後半期以後的人生觀，人生哲學和政治、社會的制度確實違反人道。

因此我們在此提及，固然在自然科學的發展和經濟、工業的發展上，我們讀美西洋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的成就，我們也讀美文藝復興和啓蒙運動推進西洋白種人大衆化的教育以及科學技術的萌芽與發展；可是對於人性與人道方面的觀察，我們卻不敢領教西洋這一個多世紀的作爲。

在另一方面，近代哲學有法語體系和德語體系佔了上峯；在十九世紀後半期開始，哲學園地中沈默了好一會兒的英語體系以及法語體系又開始重振旗鼓，捲土重來。在法國興起了實證主義，在英國出現了功利主義，並且發明了進化論，補助了德國唯物論與法國實證主義的學說，甚至遠在美國也產生了實用主義以及修證實用主義的工具主義；這些新興的學說，都曾經在西洋十九世紀後半期的七十年間，影響了西洋的哲學思想，一直到二十世紀初期，這些唯物、實證、實用、功利……等等的思想，不但影響了白種人的世界，而且散播至整個世界各地，甚至每一角落都受到這些思想的影響與污染。

西洋一直等到二十世紀初年，才出現一些先知先覺之士起來，集合了傳統和當代的智慧，觀察了精神和物質的關係，才重新計劃出人性的價值與尊嚴，慢慢地從反人性與反人道的奴隸制度和殖民制度中覺醒。

可是雖然白種人的世界漸漸地覺醒了，世界上所有科技落後的國家，由於迷惑物質生活的需

要和享受，已經大部份墮落於西洋十九世紀後半期的思想桎梏中，我們中國的現狀就是一例，在大陸不用說是實行唯物共產主義，在中華民國臺灣省又何嘗不是走著唯物實證的道路呢？

目前我們好好地研究西洋現代的思想，以西方的沒落和西方的興起做為事實而研究，藉以做為西化或洋化的借鏡；雖然在科學技術方面所有的國家西化是必然的，而且在發展中的國家而言，西化是必須的，我們必須趕上西方的科學與技術；但是在精神的生活方面，尤其是在人生觀上，是否也得把自己幾千年的文化拋棄而接受西洋的人生觀呢？

因為西洋二十世紀的哲學有了覺醒的象徵，尤其是德語區與法語區，到目前為止，都已經漸漸地脫離了西洋十九世紀後半期沒落思想的影響，而能夠在唯物論與共產主義中重新估價人性的尊嚴，重新研究人性的價值；並且同時也能夠在實證主義的潮流中，挖掘出生命的奧秘與精神的崇高；甚至在英語體系中，實用主義與功利主義也已經無法定於一尊了，而是由一些大思想家挺身而出，設法把哲學超度到形而上的地位，把人性超度到神性的領域。

我們探討西洋現代哲學的時候，很顯然的就時間而論，就可以分為兩段，而且這兩段的時間可以分配得十分平均；即以黑格爾逝世的那一年——一八三一年，到一九〇〇年之間為前半期，其間經過了七十個年頭；然後我們又可從一九〇一年開始算到今天，也可以說是有七十年的時間。

在這二個七十年時間的哲學變化中，我們幾乎可以說，西洋十九世紀後半期的哲學，是迷失

了，迷失於物質的世界以及物質的享受中；可是二十世紀的哲學，卻有許多的跡象，使得他們在覺醒，重新尋獲精神的價值以及人性的尊嚴。

黑格爾的哲學曾經一度把唯心論推至極峯，使哲學到達了藝術與宗教的境界，哲學與科學根本上已漸漸地分離；黑格爾的這種想法，在膚淺的人們看來，他是遠離了科學，已經不合潮流，因此在唯心論達到峯頂以後，就連黑格爾自己的學生也起來反對自己的老師，而用實際的對物質的關心替代了對精神的嚮往，以物質的光榮取代了精神的價值。

在西洋當代的思想中，很顯然地唯心論到達高峯之後，哲學的發展只有一條路可走，超過黑格爾已經成為當時不可能的情形，所以再從唯心的頂端下來，回到經驗的世界，從高昇的理想再回到實事求是的現實當中；於是從一八三一年到一八六〇年的三十年代中，西洋的哲學走進了分裂的時代。這種分裂的時代很顯然地是針對唯心論的學說，所有新興的學說都是正面地與唯心論起了衝突；這種衝突漸漸地累積下來的就是德國的唯物論、法國的實證主義、英國的功利主義、美國的實用主義。從英國的功利主義配合了自然科學中特別是生物學的研究，慢慢地發展了進化論，然後有德國的唯物論接受了進化論的思想以後，架構了整個人生哲學的體系，因此發展了適宜於或至少可以解釋工業發展中所產生的流弊的共產主義，而共產主義固然看到了當時社會發展的一面，卻是病態的一面；可是對於真正可以解救這種人類危機的，並不如共產宣言所說的要在英、法起革命。

因為勞工與資本家之間，除了武鬥之外，還可以用和平的手段；我們到今天所見到的社會現象，真正搞工人革命的，不是法國，也不是英國，而是蘇聯與中共。

與黑格爾哲學相對立而分裂的，也就是與純粹思維對立的，是著重經驗與實驗的泛科學主義者。這些泛科學主義者，把人性當做物性看待，而在相同的情形之下，助長了白種人征服世界的野心，使得白種人瞧不起其它的有色人種、要以殖民地與奴隸的政策，欺凌他人，圖霸天下。

從另一個角度而言，希臘哲學發展到最高峯的形上學之後，它問起了宇宙最終的原理原則；可是希臘哲學也發展了另外一面，即形而下的問題。這形而下曾經在人類的思想中停留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它的最主要理由，是我們的頭腦比手脚快，已經想出來的科學技術，手脚卻跟不上。

西方發展了一段很長的宗教時期以後，才開始發展自然科學，而這自然科學的發展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幾乎是三百年的時間，才漸漸地有了長足的進步；在這三百年期間中，配合了西洋侵略和奴役的野心，也就發展了各種工業技術的峯頂。

近代自從自然科學萌芽以來，哲學提出來的所有形而下問題，似乎都應該得到解答了，可是事實上卻不然，哲學的思考總比科學的發展來得快；因此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在自然科學與形而上學之間，常常出現了不和諧的現象。所以唯心論可以藉著這種空隙直線上升，到達絕對唯心論的地步，可是一但自然科學與技術發展到某一程度以後，人性就開始覺得思想的法則固然重要，

而現實的生活卻更重要；因此從西方十九世紀之後，一直發展下來的哲學思想，帶有濃厚的唯物氣氛。

它們針對人的問題或神的問題的討論，都以物理的法則去衡量，雖然以物的法則，可是表面上還是以人做中心，而且設法把整體的人當做研究的對象；因此在最初的三十年分裂的期間，一方面有自然主義的興起，但是另一方面有傳統的形而上學以及道德主義的學派，主張價值與目的，與主張唯物的、盲目的、機械的宇宙論相對抗。

當然我們雖然在表面上看到的，是唯物論與唯心論的對立，而事實上，卻是人的心靈與頭腦的對立；因為如果要發展奴隸制度與殖民制度的話，需要依恃一個人靈活的頭腦，可是如果在科學技術發展到峯頂的時候，仍然主張人與人之間要仁愛，仍然是主張人與大自然之間要和諧的話，這種動力必然是來自豐富的心靈而不是來自靈活的腦筋；而人生存於天地之間，生存於人與人之間，總是設法做人，總不希望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看成物與物之間的關係，不希望把人際關係看成成人與動物或動物與動物之間的關係。

十九世紀哲學雖然可以說是一種過渡時期的哲學思想，屬於混亂的局面，但是這個亂的局面對於世界的影響十分大；影響最大的，就是人生存於工業社會中，開始不能夠以精神的生活為中心去適應現世的生存，尤其是一些落後的國家，從農業社會過渡到工業社會的時候，卻無法適應，無法把傳統的美德以當代的方式表現出來；比如是「敦親睦鄰」的美德，似乎只能適用於鄉

村間的人際關係，而不適宜於都市裏高樓大廈的居民。事實上卻不然；住在公寓式的房子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同樣可以藉著各種的交際與活動，雖然沒有鄉村的淳樸，至少不會像過路的陌生人。

西洋現代哲學，特別是在前七十年的期間，也就是在十九世紀的哲學中，很顯然的分為兩部份，前三十年是哲學分裂的時代，後四十年是哲學對立的時代。

在分裂的時代中，相對於德國的觀念論，出現了一些唯實論與客觀主義，也出現了與客觀主義相對，同時也和德國觀念論相對立的主觀主義的思想。

在後期的四十年代當中，即一八六〇年至一九〇〇年期間，開始了哲學建立系統，能夠相互對立的一段時期，在這些對立的思想中，作者以三種的對立去概括，一個是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的對立，一個是宗教與反宗教的對立，一個是物質與精神的對立。在這些對立的思想中，很顯然地可以看出都是希望擺脫觀念論或康德哲學的束縛，能夠在哲學中找到一種新的境界。

當然在客觀與主觀之爭中，在宗教與反宗教的學說中，或在物質與精神的對立中，仍然可以看出反宗教與物質的學風佔了上峯，而屬於宗教情操的，能夠重視人類精神文明的一些學說，在工業社會與科技高張的時期，難以立足。十九世紀後半期，最主要的學說是針對德國觀念論的理想，提出現實的解答，雖然他們所謂的現實，不見得比理想的東西好，畢竟能夠與科學技術和工業的發展的具體事實相配合。

因此在學說上，也有客觀主義的出現，贊成唯實論的說法，把一切的存在都當做客觀的，而主觀的，精神的價值漸漸地被否定。就在十九世紀後半期，有了客觀和唯實的說法出來保證哲學的方式之外，也有把「人」做為中心，以人的精神、理想與現實配合的說法，用來討論宇宙和人生的問題，這就是主觀主義的出發點。

主觀主義設法以心靈為出發，以心做為歸宿，並且也以心靈的行為做為全部知識與本體的過程；雖然在西洋十九世紀後半期的思想中，很大的一部份工作無法與黑格爾的偉大體系相提並論，可是他們因為有現實的生活所支持，而且還有反對黑格爾更激烈的一些學派所支持，因此在西洋十九世紀後半期的思想上，整個的哲學無論在分裂的狀態之下，或在對立的狀態之下，幾乎都是接受「科學萬能」的學說，多多少少地受到唯物實證的感染。

真正能夠與德國觀念論相對立的是自然主義，而這個自然主義包括了所有的唯物、實證、實用和功利主義在內，這種自然主義最大的傾向，就是要發展現象主義；現象主義一方面反對「超越」，另一方面又反對宗教情操，反對「超越」是反對外在的上帝的存在，反對宗教情操是反對個人內心超越的可能性。

因此如果我們以學派為主的話，觀察西洋十九世紀後半期的思想，則有唯實論、自然主義、客觀主義、精神主義和主觀主義，都是反對黑格爾的觀念論；如果我們以哲學家為主的話，則可以看到無論是贊成宗教的祈克樂，或反對宗教的尼采，無論是主觀的叔本華，或唯物的馬克